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存在于此刻

□张君燕



天的时候，你说你更想念秋冬。你也觉得，四季各有不同的美。只是，不论身处哪个季节，你都会短暂地忘记这个季节的美，而无限地浪漫化其他季节，希望时间能够按下快进键。

但是，如果你问小顾这个问题，她会回答“我就喜欢现在呀！”现在？是的，现在、此刻，因为我存在于此刻。既然存在于此刻，那就好好地享受此刻。我承认，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回答，简单、从容、淡定，却又有种笃定和坚持，就像小顾为人。

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小顾因为专业冷门，迟迟没能找到工作，最后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接收了她。大家都看好这份工作，有人劝小顾再找找其他

的，还有人建议她考研，换一个更受欢迎的专业。

换了别人，早该摇摆不定，小顾却似乎气定神闲，她笑着说：“既然做出了选择，我就先好好干下去吧。”于是，那些年，小顾像一只小鸟，在最矮的树杈间的一个简陋的窝里安顿下来，工作条件、待遇都比不上别人，但每次看到她或者她的照片，却总是一副笑盈盈的样子，颇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意味。

如今，小顾所在的那家公司早已成长起来，成为行业内的翘楚。而小顾作为最资深的元老级的员工，境遇自然今非昔比。很多人说，小顾是运气好，刚好站在了风口上。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小顾对选择的义无反顾。可能有人也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下，站在了风口上，只是他们没有坚持下去的笃定。

选择你喜欢的，喜欢你选择的，存在于此刻，就全心全意地投入于此刻。时间不会撒谎，付出不会撒谎，你享受于此刻的感受不会撒谎。

赠黎秀莲先生

□耿立

——
几年才能见一回，先生八十遥举杯。
启蒙少年懵懂去，完小学生智慧来。
满头霜雪呈精神，此身清气多逸彩。
常记先生读《伤痕》，春风十里过讲台。

二

先生也是八零后，岁月纷纷一瞬间。
三尺讲台飘白雪，一班学子梦关山。
君子不息天行健，沙河击水春风还。
夕阳红比朝霞色，人生何妨重少年？

三

先生看人慈悲心，言语温温解百纷。
总忆少年先生说，教我四十年作文。
南国屡有同学见，故乡常来旧知闻。
何时重回什集去，完小院内数白云。

(辛丑谷雨前作于珠海)

你喜欢哪个季节？春天有和煦的阳光、温暖的春风，还有明艳的鲜花；夏天酣畅淋漓的午睡让人着迷，冷饮店里的冰可乐和大街上少女的裙摆让人留恋；秋天缤纷的落叶、温热的奶茶以及萧瑟的诗意，让记忆变得秀丽、清雅；精灵般的雪花是冬日的专属，也是每个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童话王国……

没错，每个季节都美，每个季节都让人喜爱。噢，可是，你的回答明明不是这样的。冬天的时候，你说你想过夏天；夏

当时的《申报》记载，“统计苏北黑热病患者，前后将至十万人，其中以穷苦人最多。若用新法注射，每人至少须费十五元；贫苦患者，一人不易筹此巨款，辄聚为十五人，每人各出一元，以抽彩方法，决定何人应用此款治病。十五人中只有一人得款治病，其余十四人，则只有坐以待毙。”

黑热病又称内脏利什曼病，是杜氏利什曼原虫所引起的一种慢性地方性传染病。1934年，海沐地区发生特大洪灾，导致黑热病大爆发。

据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寄生虫学系主任姚永政，在1935年第2期《社会医学》杂志刊登的《江苏黑热病调查》一文记载：“苏北黑热病蔓延，患此症者为数甚众，自徐州以东，以宿迁、淮阴、涟水等属为最烈。”“黑热病英名为Kala-zar，俗名为痞块病。往时此病盛行于地中海及印度，患者皆肤黑发热，故名黑热病……此病流入中国，恐不足20年，当时有一曾在印度驻防之英国兵士，在北平病死，复经协和医院解剖研究，发现为黑热病，从此南下蔓延到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等省……为害之烈，以沿旧黄河道各地为最，此外东海、泗阳、淮安、涟水、灌云、阜宁、沭阳、邳县、萧县、丰县、砀山、沛县等，亦为黑热病患者人数较多之区，单以东海而论，患者亦超过1500人，统计苏北黑热病患者，前后将至10万人。”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□耿立 编著

据杨骏昌撰《沐阳之行》一文记载，待抵达沐阳马厂后，林厚恩牧师称：“沐阳附近有一种极可怕的流行病，就是‘黑热病’，若提起这病的可怕程度，管保你不敢起逛沐阳的心。这种病的现象是在肚腹内长一大硬块，渐渐地面色黑黄，少则三月，多则一年，准死不得活。至于这种病的来源与治法，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，清江浦的仁慈医院医生，已有人做了若干年的研究，但是还没有得到结果。我们到一个村子去调查时，由二十多人抱着长黑热病的小孩子，请我们医治，我们只有忍着同情的眼泪说：‘我们是不会治病的！’”

1936年3月，南京国民政府聘请省立医政学院，为苏北农村训练初级医药服务人员。据文献记载，首期培训人员共58人，毕业后及编入淮阴区黑热病防治队，分赴涟水、泗阳、宿迁、淮安、淮阴、宝应、阜宁、沭阳、睢宁、铜山、海州、



邳县、沛县、萧山、丰县、砀山等县。按原定计划，该防治队共有10支分队，“每分队设五防治站，每站由一服务员担任防治工作。总队设滩，并于相当地点设一分队，宿、泗各设三分队，淮安、宝应各设一分队，规定总队每日门诊五十人，分队下每防治站卅人。”所有经费列入廿五年度预算。

然而仅仅一年后，侵华日军便占领了国府南京，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1939年2、3月间，沐阳、涟水、泗阳等县相继落入敌手。然而此时，黑热病疫情已蔓延至涟水、阜宁等地，患病人数达到4万余人。

据1939年1月7日上海《申报》刊文称：“黑热病在江淮一带，蔓延甚广”，由于“西药昂贵，贫民无力购治，往往坐以待毙。”

当时有医生记载，“所谓黑热病，即是腹内生痞，其致病之因，由于饮食不洁，水土不良，兼感时疫不正之气，故

又名疫痞，死人甚速，且易传染，与寻常血痞、气痞迥乎不同。施药之前，须先验明是否为黑热病痞。敝处有考验病状说帖，随药分送，验明给药，不致有错。治方成丸，丸有大小之别，成人日服三次，每次服大丸一粒，小儿亦日服二次，每次服小丸三粒，极为简单省事，病轻者一个月即愈。”

当时的歌谣曰：“得了痞块病，全身没得劲，有钱打新霜，没钱就送命。”

所幸，在谢孔宾濒死的边缘，有人给他的父母报告了西药能治疗的消息，在愚昧闭塞的乡间，科学是多么难以到达。

还要看到，当时的经济状况的凋敝，兵荒马乱，日本人入侵，人们的命根本不值钱，农民对于他们不理解、不了解的事物，大都充满恐惧、疑虑，或是附会一些神秘的色彩。生了病不找医生，而让巫师巫婆折磨驱邪而死的人，何有一个准确的数字？那时的农村，

没有环境卫生设备，没有公共卫生的规划，流行病流行开来，那是一定的，人死人活，就看人的造化，听天由命了。

而谢孔宾活过来了，这是偶然和奇迹，也拜信息和科学所赐，否则，哪会有后来的一切，这又不能不想到命运的话题。加缪说过：“命运不在人身上，而在人四周。”在一个人弱小到无法抗击周围的一切，周围的一切障碍都可以粉碎你的时候，你确实只能听从四周的摆布。只有有了自身的强大，才能反抗周遭给予你，你不愿接受的一切。

对谢孔宾和谢孔宾的家庭来说，只有改变，才是一种生存。

第四章 洋学堂

谢孔宾的病好了，这使他求学的愿望更足了。原先病重乱求医的茫然、乡村的愚昧，差点要了他的命，到后来他接触到了科学和医学，知道了世界还有另一番天地。他还是一个少年，那正是对未来充满遐想的年龄，虽然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，但他心里渴望学习新的知识，在新的知识里才能获得精神的支撑，才能不负自己。

那时，在他的家乡八路军建立了民主政权。他的病痊愈后，饭量陡增，能吃能喝，半年个子长高了许多。

1943年，谢孔宾13岁，春末夏初，他进了乡下人认为的洋学堂读初小三年级。